

望月听泉

WANG

YUE

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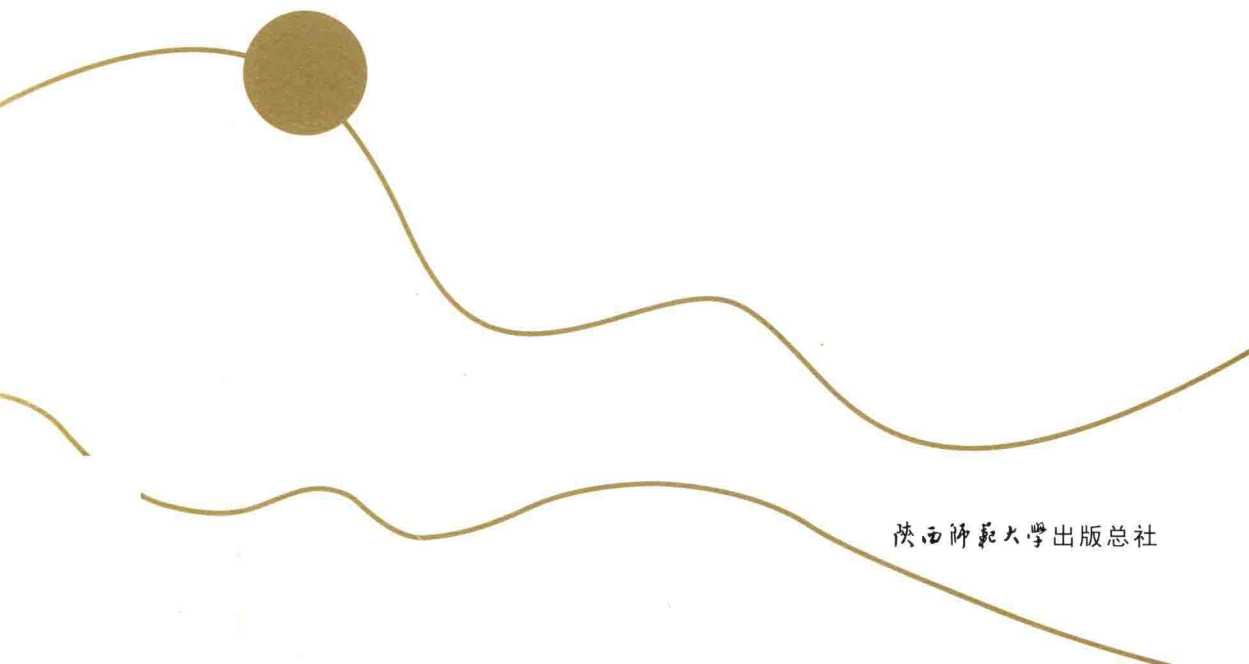
QUAN



醴泉升起“满月儿”

贾平凹的文学初心

范超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1911年12月
创刊
第1卷第1期
第1页



第1卷第1期

文学研究

第1卷第1期

1911年12月

望月听泉

醴泉升起“满月儿”

贾平凹的文学初心

范超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7N13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月听泉：醴泉升起“满月儿”：贾平凹的文学初心/
范超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8.1
ISBN 978-7-5613-9588-2

I. ①望… II. ①范… III. ①贾平凹(1952-)—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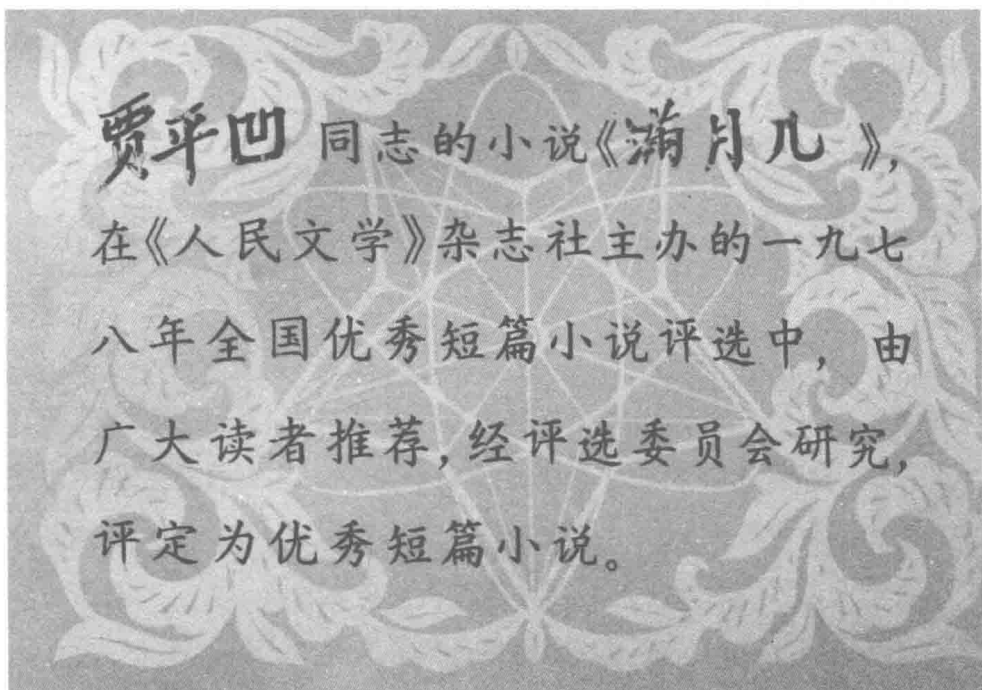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4635号

望月听泉 醴泉升起“满月儿”：贾平凹的文学初心

范超 著

策划编辑 郭永新
责任编辑 彭燕
责任校对 郑若萍 陈君明
装帧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20
插 页 1
字 数 279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588-2
定 价 5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 85303879



《满月儿》获奖证书

平凹礼泉两相成：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

范志承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望月听泉：醴泉升起“满月儿”：贾平凹的文学初心》就是首部集中描述几代陕西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文艺精品的主题专著。

时间回溯至2016年12月2日晚，在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贾平凹全票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我的儿子范超在晚上9点，向贾平凹发去祝贺短信：“频年辛苦卓著，今次丰登正果，北京佳音，大快人心，此刻关中普降喜雨，明日天空晴朗普照。”并称此当选实为海内名至，众望所归，华夏文学与人心所向。

随后，父子俩围炉夜话，再次一同想到了年轻的贾平凹与我们故乡礼泉县的一段文缘：1976年秋至1978年年底，毕业不久、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任助理编辑的贾平凹，被抽调到礼泉县乡村采编续写社史，和他一起同事的有当时挂职礼泉县委副书记的著名作家李若冰、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的礼泉籍作家侯雁北（阎景翰）、当时在礼泉县

文化馆工作的已崭露头角的邹志安、当时刚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并留校的白描等人——他们刚好代表了那个阶段的陕西两代作家和这个写作班子的三个来源。

勤奋的“山地儿子”贾平凹在工作之余，创作了以《满月儿》为代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集中刊登在《人民文学》《上海文艺》等重要刊物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一举斩获一九七八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光阴一晃，整整四十年。

当我们站在今天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回望，会恍然又清晰地发现，1976年秋至1978年年底，恰好是从粉碎“四人帮”的十月胜利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时间段，而中间的1977年又的确是一个在贾平凹创作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年份。

在礼泉县这两年正逢其时又弥足珍贵的深入生活、扎根基层的经历，对初出茅庐的贾平凹的固有理念冲击很大，堪称他第一次真正的“脱胎换骨”“灵魂再造”。有评论家指出：“1977年是贾平凹小说创作成熟的一年。”“他注意到了生活在农村下层的那些为集体事业操心出力的平凡的人们。”“贾平凹很快就在1977年发现了自己。从《满月儿》《果林里》开始，他的创作进入了新的境界。作品中活动着的主角成为男女青年特别是妙龄少女了。”由于关注青年男女的爱情和事业，“田园爱情的赞歌”成为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主调”。

贾平凹自己对这一年创作的自述，更如将士出征的战歌一般豪迈：“我一面读中外名著，一面读社会的大书。我开始否定了我那些声嘶力竭的诗作，否定了我一向自鸣得意的编故事的才能，我要写我熟悉的家乡的人和事，我要在创作中寻找我自己的路，提出的口号是：打出潼关去！”

同样是在这一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邓小平致闭幕词，认为这是“把我国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新时期”的提法由此流行开来，

并很快移用到文学界而有“新时期文学”的说法。

话题至此，是不是可以推导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贾平凹是由礼泉县最底层随着“新时期文学”隆兴一举登上全国文坛最高端并且顽韧坚持高质量写作至今的当代中国著名作家。

这应该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的醴泉县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1964年更名为礼泉县，自古为丝路首驿、京畿重镇，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积淀深厚。因山筑起的巍巍昭陵，沉睡着一代雄主李世民，足以让小邑与大唐盛世永久交心。

贾平凹驻队一带更是远望九峻山似笔架，近看泾河水为文曲的渊藪宝地。他在礼泉真正凿开了生活和创作的泉眼，他在山头满月的照耀下启开了文学人生的辉煌，事业和爱情同步踏上希望的新途。

然而，如此地灵人杰的礼泉作为贾平凹早期创作生涯里程碑式的福地，其价值一直未引起文学史论家的高度重视。这和贾平凹的文学成就、地位并不相符，亦在地域文化背景之于作家个性风格养成的促进关系方面形成了某种话题遮蔽，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宕开笔墨，从某个层级审视，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发现，恰恰是贾平凹在礼泉县发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声，且一直发挥着引领风气之先的作用，其功莫大焉，必须得到肯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撰的《新时期文学六年 1976.10—1982.9》一书中这样写道：“有些作品，如莫伸的《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在人们的注意力还都集中于揭露伤痕反思历史的情况下，就尝试着描绘出了热情投身于新生活建设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形象，颇为引人注目。”

正是由于贾平凹获奖的示范效应，在1978年后的六七年间，贾平凹、陈忠实、京夫、路遥、邹志安、和谷等一批陕西作家相继获得全国重要奖项，新时期陕西文学迎来了蜜月期，“文学陕军”队伍基本形

成，陕西作为“文学重镇”的地位逐步奠定，其辉煌效应延续至今！

陕西省作协“深入生活、扎根基层”的一个联系点就设在礼泉县，作为一个礼泉籍文学爱好者，作为陕西省委确定的受贾平凹先生辅导的“陕西省首批青年文艺家”和“陕西省首批‘百优’青年文艺家”之一，范超有职责将贾平凹在礼泉这一段文学往事集中挖掘和完整呈现出来，这其中也饱含着他对文学和家乡浓厚的感情。

所以，2015年，当他与我探讨这个选题时，我当即表示了积极的支持，看着他很快付诸实践，两年多来几乎利用了全部业余时间，投入全部精力，以苦为乐地顶酷暑、冒严寒、出外省、下乡野、访故人、转冷摊、查书海、寻资料。我欢欣着他的点滴收获，并且与他随时修正计划和商榷选择。我想，范超所劳神费心的举动是有意义的，它不仅仅是查漏补缺弥环捡失那么简单，对于为文坛存史留档、为地方续脉兴文同样意义重大，同样，对于倡导“深扎”行动、弘扬乡邦文化、开展全域旅游、造福百姓民生等等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四十年来，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早已由封闭保守剧变为开放现代，我们亦正基于对一地的省察和探究，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贾平凹、邹志安们前溯至李若冰、侯雁北等老一代，后续至范超等新锐们，在相关篇章的折射和透视中，清晰地探寻着这种时代风潮掠过的印迹。

至此，我们会发现，这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不仅仅是陕西一代文学人事的脉络，它的意义已经超出文化范畴，是陕西和中国几十年探索发展道路的缩影和记录。

鉴往知今，承前启后，是为了不忘初心，继续砥砺前行！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填补空白的书。

2017年10月27日于咸阳

目 录

贾平凹在礼泉乡间深入生活考证

初结文缘：“起根发苗的小菜籽！” — 002

奔赴基层：“去得呀，这是把鱼往大海里赶么！” — 011

驻队印象：“那个小伙子朴实厚道，把事当事弄！” — 018

笔耕不辍：“他是这段生活最大的受益者！” — 025

感受时代：“不少女主人公出现的作品，
是在他写情书的同一晚所写就的！” — 035

贾平凹在礼泉创作《满月儿》述论

《满月儿》是怎样孕育生成的 — 044

《满月儿》问世：从成堆来稿中淘到的至宝 — 059

最早发现贾平凹和《满月儿》光芒的人 — 066

新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共生关系的一个典型 — 075

贾平凹《满月儿》和贾大山《取经》：文坛“二贾”并称缘起 — 082

《满月儿》是从生活到艺术的动人篇章 — 086

- 《满月儿》一出他即著文称贾平凹为大作家 — 098
代表陕西当时批评观念与水平的一篇重要文章 — 101
唱响事业、爱情的田园牧歌 — 109
《满月儿》钟情着光明期望着美满 — 119

贾平凹《满月儿》获奖的台前幕后

- 回望现场：惊喜听闻中国文坛早春第一声 — 128
《满月儿》获奖拉开陕西新时期文学辉煌的大幕 — 143
贾平凹不得不放弃《满月儿》带来的深造机会 — 148
他那纯朴娇媚的《满月儿》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醉人的山乡之风 — 151
那颗在汗水中浸泡多年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了 — 155
《满月儿》同期贾平凹在礼泉创作的其他作品节录 — 163
走向世界的《满月儿》 — 199

范超礼泉乡情散文选（附贾平凹评论）

- 忙晨 — 206
老冬天 — 209
灶火的余温 — 212
我们在大地上只过一生 — 216

月光后院或只有猪知道 — 219

父亲撵我 — 222

庄稼看 — 229

墙心 — 234

棉布衣 — 238

忆婆说 — 244

烟霞 — 255

贾平凹：读范超的散文 — 269

附录

贾平凹深入生活创作《满月儿》的文学年谱（1975—1979年） — 272

礼泉县历史大事记（1971—1979年） — 281

李若冰和礼泉 — 286

未经证实的花絮：邹志安、白描讲述贾平凹驻队趣事 — 295

后记 — 305

贾平凹在礼泉乡间深入生活考证

初结文缘：“起根发苗的小菜籽！”

——贾平凹踏上工作岗位即与礼泉籍前辈成为同事

我最早获知的贾平凹在礼泉创作《满月儿》等一系列短篇小说的信息，应该来自同乡前辈陈策贤的记述。在2005年左右，礼泉县作协编辑出版了一本作品集，收录了陈策贤的一篇文章，对贾平凹初到出版社和去礼泉驻队的经历记叙得较为生动。但等我2015年秋天开始着手编著这本书，想再去请教老人更多的详情时，却惊悉他已经于2014年仙逝了。陈先生的同事，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孔明老师告诉我：

“他夫人先去，他随后。我在《陕西日报》上写了纪念文章。”纪念文章为《六一偶记》，不长，有助于我们对陈策贤其人有所了解。其中第一段写道：“他是礼泉县人，家在北山。在当地，北山是个穷山。他说上初中的时候，全县作文竞赛，他得了第一。人说：‘北山娃得了第一！’言外之意，穷北山娃不可能得第一。”

第二段提到了陈策贤与贾平凹的一段同事之谊：“我刚进出版社的时候，陈老师夫妇已在出版社当编辑。陈老师名陈策贤，是文艺编辑部主任，算得当时编辑行当里的‘大哥大’。在他面前，我是小字辈里的小字辈，心里唯有敬仰。我和超英属于青年编辑部，曾经与文艺编辑部不在一个楼上，后来同楼为邻了，陈老师已经离开，反而对他的事耳闻更多。1949年前，他与李老师高中毕业，有了婚约。李老

师去上大学，他去延安，这一去，他成了离休老干部，待遇永远比李老师好。当年为了不两地分居，他放弃了仕途，到省出版社当编辑。李老师大学毕业，也到了出版社少儿部当编辑。夫妇志同道合，厮守之志弥坚。1975年，贾平凹从西北大学毕业，被选拔到出版社当编辑，伯乐之一就是陈老师。近十年，贾平凹一直在陈老师麾下。这一段佳话，世人知之不多。”

2016年，我先后淘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起所编“百花文学丛刊”四本中的三本，其中都有署名“平凹”“工农兵学员贾平凹”的作品。年底，我在曲江旧书市偶尔又碰到了陈策贤先生所著的《古城随笔》一书，翻开一看，那篇我忘掉名字的回忆文章正巧收录其中。冥冥中天助我也，我竟然很快以此种方式和这位同乡前辈有了悠悠心会。

贾平凹甫一踏上社会，就非常幸运地与礼泉籍的老一代文化工作者陈策贤成为同事，他与《满月儿》的文缘亦伏笔于此。

陈策贤曾有《他，从这里起飞》一文，讲述与贾平凹认识和一起工作的情形，全文如下：

那是1975年春。

风像少女佩戴的薄纱轻轻地撩人，春之神来到了。

桃红，柳绿，油菜飘香，丁香织锦，山川、平原，处处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春天，将给人们播下丰收的喜悦和希望！

一天下午，我从外面组稿回来，走进编辑室一看，其他的同志都不知道



陈策贤著的《古城随笔》

哪里去了，只见我办公桌前的木凳子上坐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手里捧着一书正专注地看着。我打量了一下：20岁左右，身材矮小，衣着朴素，面庞有点清瘦。虽然其貌不扬，但却显得很精灵，尤其是那双明亮的眼睛，闪烁着一种农村人特有的忠厚、憨直。我便走上前去，轻声地问：“你从哪里来，找谁，有什么事？”

他忙站起来，把书轻轻地放在桌子上，腼腆地一笑，低声细语说：“我叫贾平凹，在西大中文系上学。我给编辑部送来过一篇小说《荷花塘》，想问问处理的情况。”说毕，又腼腆地一笑，怯生生的。

我忙让他坐下：“你常写点东西吗？”

“爱写。诗歌、小说，都很喜欢，就是写不好，寄出去的稿子，大多退回来了。”

“熟能生巧。只要多读，多写，执着追求，一定会成功的。”

“好！”他谦恭地点了点头。

“你的稿子，我们很快地看，结果会及时告诉你。”

“谢谢。”他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走了。

我们交谈中，他的话不多，但从他的语气里，我深深感到他对自己的创作，充满了渴求和自信。

1974年，我们为了繁荣创作，培养和团结作者，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歌颂新人新事，创办了《百花文学丛刊》（大



贾平凹的《荷花塘》发表

32开)。平凹的这篇稿子，大家看后，都觉得不错，构思新颖，语言精练优美，几个少儿的形象生动鲜明，活脱脱跃然纸上，生活气息浓郁，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就编发在丛刊第二期上，书名也用了《荷花塘》。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平凹第一次在出版物上发表的作品，是他创作中可喜的进步。

后来，平凹一提到此书，总念念不忘地对人说：“我是在出版社起根发苗的！”

无巧不成书。这年，平凹毕业后，想不到竟分配到出版社，而且同在文艺读物编辑组，搞小说、散文的编辑工作。文艺组占着两间房子，我们小小的房子四人：邢良俊、马卫革、平凹和我。昔日作者，今天编辑，成了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平凹很高兴，乐哈哈地说：“中文系的很多同学都想来出版社，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很幸运。”我们也高兴地说：“今后咱们就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啦！”

编辑部，平凹年龄最小，个儿也最矮，性格温雅，平易近人，不知谁给他起了个不雅听但又亲切的绰号“菜籽”。这样，你呼我叫，渐次就代替了“平凹”，他也不恼不躁，谁叫都答应，习以为常了。平凹初来乍到，谨小慎微，叫干啥就干啥，打水扫地，迎来送往，处理杂务，处处脚勤手勤，潇洒自如，谁都喜欢和他接近，谈谈笑笑，分享着大家庭的快乐。

一个人当他热衷于某种事业，他就会全身心地探索，去追求，有的人竟达到了忘形的境界。平凹不论审读自由来稿，还是编发书稿，经常发现他手压着稿子，一会儿，仰头呆呆地思索着什么；一会儿，埋头又不知写些什么，谁也不去介意。这般时间长了，大家为了揭开这个“闷葫芦”，把平凹写的东西拿起来一看：他是在偷偷地写小说哩。同志们打趣地说：“原来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好鬼呀！”平凹不好意思，嗫嚅地说：“我本来就不是个做编辑的料嘛。”奇怪的是，他不在稿纸的正面爬格，却用背面来写，蝇头小字，密密麻麻，不仔细看，很难辨认。后来，平凹不论写什么东西，都是用稿纸背面写，竟养成了一种习惯。平凹痴心创作，不仅在工作时是如此，而且吃